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吴勇,卫灿,赖依菲.《敦煌变文集》所录“臺举”俗语词考释[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3):96-101.

《敦煌变文集》所录“臺举”俗语词考释

吴勇¹ 卫灿¹ 赖依菲²

(1.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2.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湖北 荆州 434020)

摘要:王重民、向达、启功等人整理编校的《敦煌变文集》为唐代敦煌变文作品总集,是研究敦煌变文和通俗文学的重要依据。近年来,各位学者均从地方方言的角度将《敦煌变文集》中“臺举”一词释为“照料、抚养”,但其得义理据以及词义演变关系却未有提及,仍留下了一些疑难之处。通过详细分析和深入探讨“臺举”的字形转变、得义理据、语音特色,力求为出土文献敦煌变文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敦煌变文;《敦煌变文集》;臺举;考释

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2)03-0096-06

1900年,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出土了大约两万卷经籍,年代为公元4世纪末至11世纪末,为多种文字的古写本,其中包含不少敦煌民间变文。“臺举”一词的使用最早见于出土文献敦煌变文中,后被《敦煌变文集》所收录,《敦煌变文集·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第一篇记载:“热时太热为恩怜,寒即尽寒为臺举”^{[1](P672)}，“冲寒受热,盖是寻常,臺举女男,不辞辛苦”^{[1](P681)}，“就中苦是阿娘身,臺举孩儿岂但频”^{[1](P682)}，“堂前翁婆伯叔,日日祇承怀抱吱腩小孩儿,又朝朝臺举,二头洗浊秽污,一伴又喂饲女男”^{[1](P682)}，“臺举还徒立得身,招交只要修仁义”^{[1](P685)}，“自小阿娘臺举,长成严父教招,谁知近来稍似成人,却学弃背恩德”^{[1](P692)}。第二篇:“咽苦吐甘臺举得,莫教孤负阿娘恩。”^{[1](P697)}此处的“臺举”既不同于第一篇中的“臺举”,亦不同于后世常用的“擡举”,关于“臺”“擡”“擡”三者的关系,具体分析见下文。

近年来,敦煌变文的研究层出不穷,主要侧重于

字词校释、社会文化、写卷特色等方面,而关于敦煌变文中“臺举”一词的专项研究论文却相对较少。纵观学界,姜亮夫在《昭通方言疏证》中将昭语“擡举”视为由“提撕”一词音变而来,义稍有变。^{[2](P98)}程湘清整理隋唐五代汉语时,强调“擡举”在现代汉语中,意思是看重某人而加以提拔,在变文中则是照料、养育的意思。^{[3](P27)}前人的相关研究多为零散的分析,关于“臺举”在《敦煌变文集》中的字形转变、词义理据、语音特色等没有进行系统详尽的研究。因此,本文希望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臺举”的发展与演变,找寻“臺”“擡”和“擡”三者渊源,同时,深入探讨敦煌变文中“臺举”一词的语音、词义以及各义项之间的关系,从而挖掘词义背后的得义理据。

一、“臺”“擡”“擡”的字词关系

“臺”字始见于郭店简《老子》甲本。其战国文字字形^{[4](P27)},从室,指与房舍有关。《天台经幢》中

收稿日期:2021-10-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综论”(21BZX074)

第一作者简介:吴勇(1966—),男,湖北荆门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周易研究。

通信作者:卫灿(1998—),女,湖北黄石人,主要从事古文字学研究,E-mail:2757512282@qq.com。

“臺”字写作“臺”^{[5](P49)},《雲臺碑》记为“臺”^{[5](P49)},篆文臺从室从高省,表示高臺建筑。从室从高省,即指用于观察、眺望顶部平坦而高于四方的建筑物之义。《说文解字·至部》:“臺,观四方而高者。从至从之,从高省。与室屋同意。”^①段玉裁注:“《释名》曰:‘观,观也。于上观望也。’观不必四方,其四方独出而高者,则谓之臺。”^{[6](P1017)}《尔雅·释宫》:“四方而高曰臺。”^{[7](P175)}段玉裁对此解释道:“传意高而不四方者,则谓之观,谓之阙也。”^{[6](P1017)}关于“臺与室屋同意”,按,臺不必有屋。李巡注《尔雅》曰:“臺,积土为之,所以观望。”又云:“臺上有屋谓之榭。”^{[8](P18)}段玉裁补释:“然则无屋者谓之臺,筑高而已。云‘与室屋同意’者,室屋篆下皆云‘从至者所止也’是其意也。”^{[6](P1017)}

对比“臺”字最初的记载,“檯”与“擡”出现时期相对较晚。从来源上对古今字进行判定,可认为今字产生的原由有二:一是词义的引申,一是用字的假借。古字“臺”因词义的引申而产生新义,为减轻其负担,在使用的过程中另造“擡”“檯”二字来表示其部分引申义。“臺”的本义为高且平的建筑物,后引申出多个义项,根据《康熙字典》的记载,“臺”的引申义多达24个。“檯”和“擡”增加意符“木”“手”成为“臺”的后起分化字,分别承担表示“草木名”和“持”的引申义。《类篇》^{[9](P201)}《字汇》^②《广韵》^③均将“檯”释为“木名”。《玉篇》关于“擡”的解释为:“擡,动振也。”^{[10](P122)}《经籍纂诂》载:“擡,举振谓之。”^④《字汇》:“擡,音臺,擡举。”^⑤如古籍记载中所见,“擡”在古汉语使用中有两个义项,即“动”和“举”。以上情况可知,“檯”“擡”均为“臺”之今字,然而同“檯”相比,“擡”字出现时期较早。究其原因,“臺”字引申义的使用需求、频率不同,在日常生活中表达“支、举”义的需求更大,使用频率更高;而用以表达特定“木名”的引申义需求较小、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因此,“擡”较“檯”而言,出现时间早。

具体到出土文献敦煌变文以及《敦煌变文集》中的《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篇,第一篇收录表照料、抚养

义的“臺举”与第二篇所录“檯举”写法不同,通过分析认为第二篇“咽苦吐甘檯举得”^{[1](P697)}中的“檯”应为“擡”的通假字。“檯”与“擡”均隶《集韵》堂来切,音同,故“檯”可通作“擡”,并基于二者均为“臺”的今字,词义之间的联系也十分紧密。两者音义上的联系,前人早已注意到。《古代汉语通假字大字典》明确指出“檯”通“擡”,并引用《元典章·户部八·匿税》的相关记载:“江西行省据申在城商税务拿获屠户王六、刘三杠(扛)檯活猪不从瑞阳门弔引投税事,将各人依例议断外,今后如遇诸人呈告匿税货物,取问明白。”^{[11](P471)}句中清晰标识出“杠”通“扛”,“扛擡”谓共同用手或肩膀搬运物品的动作行为,具有整体连贯性,由此可类推出“檯”也可通“擡”。张涌泉在《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小学类训诂之属中也表示“檯”通作“擡”。^{[12](P3636)}《国朝典故》卷之一百九《后鉴录·下》云:“将钱宁原寄放素金擡盞四副,金厢宝石擡盞八副,縑环二十二副。”^{[13](P2217)}又云:“宸濠又因彼时见任兵部尚书在官陆完曾任江西按察使,往来交厚,亦令涂钦等将金檯盞一副重十两,段四疋馈送,央伊扶持。”^{[13](P2223)}上下文相同的表达,写法却不尽相同,上文作“金擡盞”,而下文作“金檯盞”。

敦煌变文即在敦煌发现的民间艺术故事的底本。变文得名与佛家所谓变相有关,用图绘表现的佛教故事为变相,用文字表现的佛教故事即为变文。从时间和内容两个角度判断,《敦煌变文集·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第二篇所录“檯”为“擡”的通假字,而非“臺”之通假,原因在于“臺”“檯”二者的通假情况在古籍文献中屈指可数,并且出现的时间较晚,譬如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曰:“降而观于浮图之址。问僧此寺所创始,不能言也。僧指其南废丘隆然而峙者曰:‘此辽之萧太后妆臺也。’”^{[14](P1243)}清《繆荃孙全集·诗文》艺风堂文集卷二《辽故宫考》载:“《西河诗话》云:‘辽后梳妆檯,址在太液池东小山上,一名瓊花岛,即今白塔寺址是也。’”^{[15](P54)}又如《刘申叔遗书补遗》嘉兴商民罢市案语:“中六月十三日,乡民将鼎隆号柜(台倒)[檯擡]毁,该号因以闭门。”^{[16](P1216)}

综上,“臺”“擡”和“檯”三者的关系为:“臺”字最

① 参见许慎《说文解字》,清代陈昌治刻本,第247页。

② 参见梅士倩、梅士杰《字汇》刻本,万历四十三年,第502页。

③ 参见张士俊《广韵》宋刻本,万历四十五年,第99页。

④ 参见阮元《经籍纂诂》,扬州阮氏琅嬛仙馆刊本,嘉庆三年,第1494页。

⑤ 参见梅士倩、梅士杰《字汇》刻本,万历四十三年,第419页。

早出现,在使用过程中,本义逐渐引申出多个义项,新造的“擡”“擡”先后承担“持、举”和“木名”的引申义,因此,“擡”和“擡”均为“臺”的今字;具体到《敦煌变文集·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篇中,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擡”同时又为“擡”的通假字。

二、俗语词“臺举”词义及其得义理据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序言中表示,“字面生涩而义晦”与“字面普通而义别者”的特殊语辞皆属俗语词探讨之列。^{[17](P1)}尹戴忠在《训诂学教程》中认为,俗语词为魏晋六朝以后具有特殊义训的古代口头语词。^{[18](P115)}《敦煌变文集》所录“臺举”一词具有口语性、地域性、时代性的特点,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擡举”。蒋礼鸿先后出版的《敦煌变文释义通释》和《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明确指出,《敦煌变文集·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中的“臺举”即为“擡举”,将二词解释为对子女的照料、抚养。

“臺举”和“擡举”作照顾、抚养之义,早在唐五代已有所见,后世多为沿用。《敦煌杂录》:“臺举近三年,血成白乳与儿食。”^{[19](P204)}《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二引《玉堂闲话》:“明早,复展日而至,主人亦曰:‘与都知擡举驴子。’”^{[19](P204)}白居易《霓裳羽衣歌》:“若求国色始翻传,但恐人间废此舞。妍媸优劣宁相远,大都在人擡举。李娟张态君莫嫌,亦拟随宜且教取。”^{[20](P265)}金元杂剧里“擡举”同样多作抚养义讲,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五,大石调感皇恩曲:“张君瑞病恹恹担带不去,说不得凄凉,觑不得恹楚。骨消肉尽,只有那筋脉皮肤,又没个亲热的人擡举。”^{[21](P199)}元白朴《裴少俊墙头马上》第四折:“你看我的面皮,我替你擡举的两个孩儿偌大也,你认了俺者。”^{[22](P31)}元关汉卿《哭存孝》第二折:“阿妈,你孩儿多亏了阿妈擡举成人,封妻生子,今日怎生着我改了姓?”^{[23](P410)}元纪君祥《冤报冤赵氏孤儿》第一折:“天也可怜,喜的韩厥将军把住府门,他须是我老相公擡举来的。”^{[24](P125)}以上情况充分说明:“臺举”“擡举”作照顾、抚养义讲时,多出现于杂录、闲话、杂记、杂剧的文本当中,证实其应当为俗语词。

“臺”与“擡”作为一组古今字,可视“臺举”与“擡举”为一词。《汉语大词典》关于“擡举”条有五个义项,分别为:1.高举;举起。2.振作。3.奖掖;提拔。4.扶持;照料。5.培育。^{[25](P934)}下面具体分项论说。

第一,高举;举起。唐罗隐《春风》诗:“但是秕糠微细物,等闲擡举到青云。”^{[26](P379)}唐元稹《酬乐天赴

江州路上见寄三首·高荷》:“亭亭自擡举,鼎鼎难藏摩。”^{[27](P142)}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卷四:“四生圆:治血风骨节疼痛,擡举臂不起,行履不得,并浑身麻痺。”^{[28](P83)}元马致远《任风子》第二折:“我到那里一只手揪住系腰,一只手揩住道服,把那厮轻轻擡举,滴溜扑摔下街衢。”^{[29](P491)}

第二,振作。唐刘禹锡《酬郑州权舍人见寄二十韵》云:“铍翻方擡举,危根易损伤。”^{[30](P641)}宋杨万里《谢张功父送牡丹》诗:“擡举精神微雨过,留连消息嫩寒生。”^{[31](P482)}

第三,奖掖;提拔。宋辛弃疾《好事近·花月赏心天》:“花月赏心天,擡举多情诗客。”《稼轩词编年笺注》云此“擡举”犹言“赏识”也。^{[32](P637)}元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第四折:“自幼供奉内宫,蒙主上擡举,加为六宫提督太监。”^{[33](P83)}元张国宾《薛仁贵荣归故里》第一折:“薛仁贵云:‘量小将有些功劳,感蒙监军大人这般擡举。’”^{[34](P942)}《水浒传》第二回:“忽一日,与高俅道:‘朕欲要擡举你,但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后来没半年之间,直擡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35](P510)}

第四,扶持;照料。宋赵与时《宾退录》卷六引张师锡《老儿》诗曰:“擡举衣频换,扶持药屡煎。”^{[36](P1052)}元李直夫《虎头牌》第一折:“老千户云:‘孩儿,想从小间俺两口儿怎生擡举你来。’”^{[34](P1124)}元杨景贤杂剧《西游记》第十四折:“行者云:‘你父母好善么?’裴女唱:‘俺爷平生好善常存性,俺娘从小看经不出音。擡举得我如花锦,今日猪生狗活,免扰狐侵。’”^{[37](P85)}《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第二折:“我擡举你十五年了,孩儿也,俺虽无三年养育之苦,却也有十五年擡举之恩。”^{[38](P21)}元高明《琵琶记·蔡公逼试》:“去到长安,那里无人擡举他,流落教化。”^{[39](P29)}

第五,培育。宋陶谷《清异录·百花》卷二:“百花门擡举牡丹法:常以九月取角屑、硫磺,碾如面,拌细土……至开时,大如碗面。”^{[36](P1052)}

各义项间具有演化派生的关系。训释语辞要明晰词义的引申关系,理清其发展线索,而探讨词义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掌握词的本义和中心义。就“臺举”和“擡举”的得义理据来说,需要分别对“臺”“擡”和“举”三字进行讨论。《释名·释宫室》称:“臺,持也。筑土坚高能自胜持也。”^{[40](P6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古臺读同持。心曰灵臺,谓能持物。《淮南子》:‘其所居神者,臺简以游大清。’”又云:“臺,持也。此皆作臺自可通。或作古文握,古文握与臺形相似。”^{[6](P1017)}“臺”的本义为高且平的建筑物,包含

“高”的语义特征,后引申出表示持、握的动词形式。“擡”本义为向上举起、扛起,合力共举;衍义为方言,喻争辩,如抬杠,以及作量词使用。“举”在《说文解字·手部》被释为:“对举也。从手与声。”^①段玉裁注:“对举谓以两手举之,故其字从手与手与又手也。”^{[6](P1047)}“举”本义为双手向上托物,后引申出“执持”“升起”“兴起”“实施”“选拔”“率领”“哺养”“称引”等义。

“举”解释为“兴起”。《国语·晋语五》载:“嬴谓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举而从之,阳子道与之语,及山而还。”韦昭注:“举,起也。”^{[41](P261)}《伍子胥变文》:“江水淼漫波涛举,连天沸或浅或深。”^{[42](P1033)}此处“举”的“兴起”义,促使“擡举”引申出“振作”义。

“举”当“选拔”义讲。《墨子·尚贤下》称:“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43](P42)}《商君书·修权》:“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44](P131)}《国语·周语下》:“唯能厘举嘉义,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韦昭注曰:“举,用也。”^{[41](P66)}《吕氏春秋·分职》:“夫春也,鲁国之匹夫也,而我举之,夫民未有见焉,今将令民以此见之。”高诱注:“举,用也。”^{[45](P596)}“擡举”的本义“高举、举起”中“举”解释为“选拔”,那么,加上表示“向上”义的“高”时,最初的“高举、举起”义便引申出“选拔提升”,即“提拔”。

“举”亦具有“哺养”义。《史记·孟尝君列传》:“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唐司马贞索隐:“上‘举’谓初诞而举之,下‘举’谓浴而乳之。”^{[46](P1769)}三国魏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云:“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清张玉谷注:“举,养育而长之也。言生男多死边城,不如不举,生女尚可在家,则当以脯为哺,竭力举之也,城下多骸骨顶‘生男’句证明之。”^{[47](P215)}由于“擡”本身就含有“共举、举起”的意思,因此,当“擡举”中的“举”解释为哺育、养育时,“擡举”一词也便有了“抚养”义。如果对人的“哺育”为“抚养”,那么对植物的“哺育”可理解为“培育”,这也是“擡举”其

“培育”义的由来。“臺举”的“臺”作动词,具有表示“持、握”的用法,同时,“臺”在常与“举”连用和发展的过程中,词义逐渐淡化而依附于“举”,“举”作“哺育”义使用时,“臺举”自然有了“扶持、照料”的义项。由此可见,“擡举”本义为“高举、举起”,其中“举”字是词义衍化的起点,是其他各义项的派生源头,在“擡举”的整个词义系统当中,本义“高举、举起”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综上,“擡举”的词义为高举、举起,振作,奖掖、提拔,扶持、照料,培养。其中各义项之间的关系为:高举、举起作为“擡举”的本义,振作义、提拔义、扶持义均由本义引申衍化而来,由于照料对象的扩展,“擡举”扶持义同时又引申出培育义。

三、俗语词“臺举”语音的西北特色

敦煌变文佛经音义所代表的语音体系总体应属于长安语音系统,其中包含了部分代表中原雅言的《广韵》《切韵》语音属性,作为敦煌出土的文献,其不可避免打上了西北音的烙印。^{[48](P127)}从“臺举”的“臺”字反切声母韵部入手,结合敦煌佛经,探寻西北方音的特征。

“臺”字的上古音归之部,《广韵》:“徒哀切。”^②《集韵》:“堂来切。”^{[49](P113)}刘沅注《礼记》卷三《檀弓上》云:“臺音胡。”^{[50](P45)}通过对比“臺”和“壺”的小篆字形,可以推断出“臺”音同“胡”,皆因“臺”与“壺”字形相涉而讹,即“臺”字为“壺”字之形讹。在分析“臺”之反切时,这一情况不加以考虑。《资治通鉴》卷十三“大臣乃请立悼武王长子酈侯台为吕王。”^{[51](P293)}苏林曰:“台,音胞胎之胎。”^{[51](P293)}唐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臺音胎。”^{[52](P2733)}又据《广韵》记载:“胎,土来切。”^③李善注《文选·典引》引《汉书音义》:“韦昭曰:古文‘臺’为‘嗣’。”^{[53](P1003)}李贤注《后汉书·班固传》曰:“前书曰:‘舜让于德,不臺。’音义曰:‘臺,读曰嗣’。”^{[53](P1003)}据此可知,《汉书》本是“臺”字,而《汉书音义》以古文“嗣”字解之。《说文解字注》:“嗣,诸侯嗣国也。从册口。司声。祥吏切。”^{[6](P153)}《类篇》:“嗣,祥吏切。”^{[9](P78)}根据古籍记载,特将“臺”字其反切及反切上下字所属之声母韵部整理出来,如表1所示。

① 参见许慎《说文解字》,清代陈昌治刻本,第254页。

② 参见张士俊《广韵》宋刻本,万历四十五年,第99页。

③ 参见张士俊《广韵》宋刻本,万历四十五年,第100页。

表1 “臺”字其反切及反切上下字所属之声母韵部

来源	反切	反切上字	反切下字
《广韵》	徒哀切	定母遇摄模韵	影母蟹摄哈韵
《集韵》	堂来切	定母宕摄唐韵	来母蟹摄哈韵
《韵补》	田黎切	定母山摄先韵	来母蟹摄齐韵
《康熙字典》	同都切	定母通摄东韵	端母遇摄模韵
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	土来反	透母遇摄姥韵	来母蟹摄哈韵
《汉书音义》	祥吏切	邪母宕摄阳韵	来母止摄之韵

上述例子中,反切上字的声母分别为定母、透母、邪母,反切下字的韵摄分别为蟹摄、遇摄、止摄。其中符合唐五代西北方音演变特征:定母字与透母字混用、遇摄字与止摄字混用等,这些特征与中古时期汉语语音的脉络相辅相成。“臺,徒哀切。”反切上字“徒”系定母遇摄模韵字,声母属于定母;而“胎,土来切”。反切上字“土”系透母遇摄姥韵字,声母属于透母。“胎”以“台”为其声符,“臺”“胎”二者读音相同,此为舌头音定母字与透母字混用的例证。《春秋左氏传·襄公十四年》:“畏之如雷霆。”《释文》:“霆本亦作电。”^{[40](P791)}《春秋谷梁传·隐公九年》云:“电,霆也。”《春秋谷梁传注疏》曰:“电,即雷之光。霆者,雷雳之别名,有霆必有电,故《传》云:‘电,霆也。’”^{[54](P1508)}其中,“电”属于定母字,而“霆”为透母字。

《汉书音义》曰:“臺,读曰嗣”^{[53](P1003)}“嗣,祥吏切。”^{[6](P153)}反切下字“吏”系来母止摄之韵,韵摄属止摄。由此可见,在西北方音中具有遇摄字与止摄字混用的特征。《后周广顺三年龙章祐、祐定兄弟出典土地契》:“今将父祖口分地两畦子,共二亩中半,(只)质典已蓬畔人押衙罗思朝。”^{[55](P116)}按北图徐字《辛巳年何通子典儿契》:“洪池乡百姓何通子,伏缘家中常亏物用,经求无地,获设谋机,遂将腹中男善宗,只(质)典与押牙。”^{[56](P291)}又《赵僧子典儿契》:“今有腹中男苟子,只质典与亲家贤者李千定。”^{[57](P263)}这三篇中,“已”字和“与”字出现混用现象,其中,“已”在《广韵》中属于以母止摄之韵,“与”字属于以母遇摄鱼韵。唐钟离权《题长安酒肆壁三绝句》:“得道高僧不与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58](P6332)}刘铭恕录文径改为“易”,这里的“与”和“易”分别属于遇摄和止摄,《广韵》中“易”属以母止摄支韵。《十恩德》:“防秋去,住征边,耶娘魂魄衣先。”^{[59](P22)}句中“衣”字在底本中和北图诸抄本皆作“於”,《敦煌变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或在都,差镇戍,三载防边受辛苦,儿於万里母先於,终日忧愁

泪如雨。”^{[1](P690)}《十空赞》:“西施一笑值千金,潘安尚总归於土。”^{[60](P1133)}“衣”和“於”在敦煌方音中也出现混用,“衣”字属于影母止摄微韵,“於”字属于影母遇摄鱼韵。

综上所述,《敦煌变文集》俗语词“臺举”的词义为照料、抚养,整理“臺”字的发展脉络和词义引申,“臺”的本义为高且平的建筑物,后引申出多个义项,新造的“檯”和“擡”分别承担其部分引申义,因此,“檯”与“擡”为“臺”的今字。《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第一篇的“臺举”与第二篇的“檯举”写法不同,分析得出第二篇的“檯”又为第一篇“臺”的通假字。关于“臺举”抚养义的得义理据探究,分别对“臺”字和“举”字进行辨析,“臺”包含持、握义以及“高”的语义特征;“举”字由双手向上托物的本义引申出兴起、选拔、哺育等义,“臺”与“举”合在一起便有了高举、提拔、抚养、振作等词义,抚养由于照料对象的扩展而又引申出培育义。由于俗语词“臺举”见于敦煌变文中,作为敦煌出土的文献打上西北音的烙印,即定母字与透母字相互混用、遇摄字与止摄字相互混用。

参考文献:

- [1]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敦煌变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2]姜亮夫.姜亮夫全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 [3]程湘清.隋唐五代汉语研究[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
- [4]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 [5]闵齐伋,毕弘述.订正六书通[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 [6]许慎.说文解字注[M].江苏:凤凰出版社,2015.
- [7]徐朝华.尔雅今注(修订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 [8]唐书文.六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9]司马光,等.类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0]顾野王.玉篇[M].北京:中国书店,1983.
- [11]王海根.古代汉语通假字大字典[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 [12]张涌泉.敦煌经部文献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3]邓世龙.国朝典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14]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
- [15]缪荃孙.缪荃孙全集·诗文[M].江苏:凤凰出版社,2014.

- [16]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补遗[M].江苏:广陵书社,2008.
- [17]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18]尹戴忠.训诂学教程[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2.
- [19]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译(第四次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0]马玮.白居易诗歌欣赏[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7.
- [21]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 [22]白朴.墙头马上[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
- [23]关汉卿.关汉卿杂剧选[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
- [24]叶桂刚,王贵元.中国古代十大悲剧赏析(上)[M].北京:中国广播学院出版社,1995.
- [25]罗竹凤,等.汉语大词典(第六卷)[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
- [26]罗隐.罗隐诗集笺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1.
- [27]谢永芳.元稹诗全集[M].武汉:崇文书局,2016.
- [28]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9.
- [29]霍松林,齐森华,赵山林.元曲精华[M].成都:巴蜀书社,1998.
- [30]孙丽.刘禹锡诗全集[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2018.
- [31]中国牡丹全书编纂委员会.中国牡丹全书(上)[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 [32]辛弃疾.稼轩词编年笺注(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33]《元杂剧观止》编委会.元杂剧观止[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
- [34]王学奇.元曲选校注(第1册)(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 [35]虞云国.水浒寻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 [36]王学奇,王静竹.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
- [37]陈均.西游记杂剧(评注本)[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8.
- [38]李修生,李真瑜.古代小说与戏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 [39]高明.元本琵琶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40]赵宗乙.淮南子译注(上)[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41]左丘明.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42]樊锦诗,赵声良,张先堂,等.敦煌与隋唐城市文明[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 [43]墨翟.墨子[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
- [44]周晓露.商君书译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 [45]高诱.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46]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47]张玉谷.古诗赏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48]张颖.敦煌佛经音义声母演变的中古特色[J].敦煌学辑刊,2017(3).
- [49]丁度.集韵[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50]刘沅.十三经恒解(笺解本)[M].成都:巴蜀书社,2016.
- [51]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 [52]王先谦.汉书补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53]虞万里.读书杂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 [54]王引之.经义述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55]郝二旭.唐五代敦煌农业专题研究[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
- [56]张涌泉.张涌泉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 [57]李正宇.敦煌学导论[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
- [58]周振甫.唐诗宋词元曲全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9.
- [59]惠能.六祖坛经[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 [60]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刘春丽 E-mail:157476703@qq.com

An Explanation of the Colloquial Word “Taiju” Recorded in *Dunhuang Variations Collection*

Wu Yong¹ Wei Can¹ Lai Yifei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New Media,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3, Hubei;

2. Jingzhou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Center, Jingzhou 434020, Hubei)

Abstract: *Dunhuang Variations Collecti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Wang Chongmin, Xiang Da, Qi Gong and others, is a collection of Dunhuang Variation works from the Tang Dynasty and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study of Dunhuang Variations and popular literature.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have interpreted the term “taiju” in *Dunhuang Variations Collection* as “to care for and to rai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dialects, but the rationale for its mea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meaning have not been mentioned, leaving some doubts. The morp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he rationale for the meaning and the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word “taiju” were examined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study of the Dunhuang Variations in excavated documents.

Keywords: Dunhuang variations; *Dunhuang Variations Collection*; the colloquial word “taiju”; interpretation